

■新作聚焦

梁晓声随笔集《不装深刻》： 被生活淹没，文学就是他的呼吸

□蒋巍

林林总总，记得梁晓声的许多样子。年轻时他细瘦、好读书，远远看去就像一个“惊叹号”。当他抱膝蹲在校园篮球架下看热闹的时候，这个“惊叹号”就把自己“折叠”起来了。其实，眼前的热闹与他的眼神无关，他的生活在别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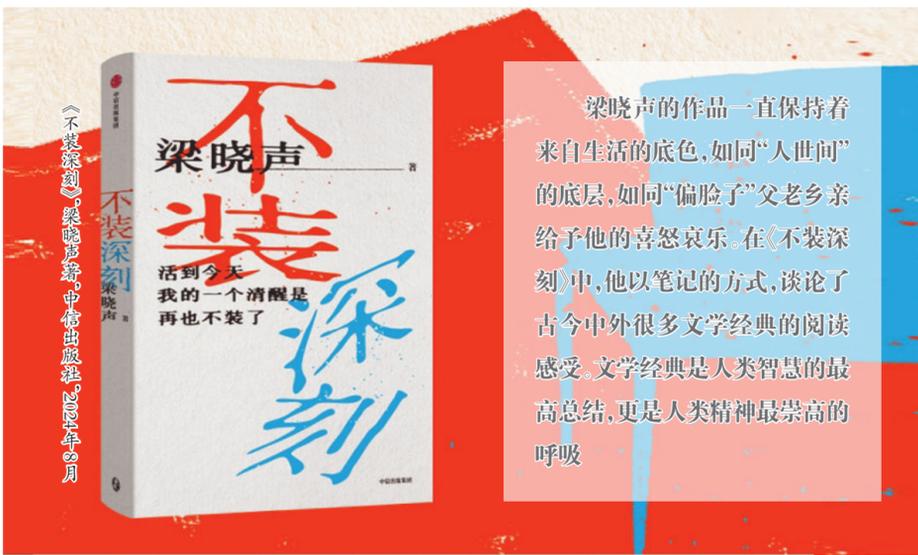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在同一个学校——哈尔滨第29中学念书，那时我初三，他初一。学校是一栋简朴的三层红砖楼，在道里区抚顺街，街两边都是灰突突的平房。据说，抚顺街原是一条土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军车、坦克常在这里张牙舞爪地通过，老百姓们恨之入骨，入夜常在路上搞些陷阱，弄得车辆七仰八翻，日本军队头破血流。无奈，伪政府便运来许多不规则的大石头砌成路基，上面再铺上两条窄窄的水泥道。不过，我和晓声上学走的是相对的方向，他家住的是下坎，即地势较低的一大片贫民区，人称“地德里”，俗称“偏脸子”。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偏脸子”这个古怪的地名是怎样叫出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里太穷，老百姓见缝插针，搭个土坯房或偏厦子房，就算脸面了。

在第29中学，我和晓声同校一年，但相互不认识。再见面，已是知青时代。当时，威名赫赫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多次办过有关新闻写作、文学创作之类的知青学习班，各师团许多青年才俊被吸收进来参加学习，晓声也来参加。当时我已从基层调入兵团政治部，因为发表了一些诗作，便常到学习班去看看。和晓声聊起来，才知道是哈尔滨老乡，初中且在一个母校，关系自然就比较亲近了。有一年，我去黑河的一师一团搞调研，特意去团部看望晓声，那时我们都穿着“兵团服”，他的脚上却是一双在知青中很流行的黑条纹、有松紧的北京布鞋，显见他的生活已有了改善。晓声告诉我，他在团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队写节目，快板书、三句半、朗诵词之类。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我发现，那时晓声就对文学十分痴迷，反正聊到哪儿他都会拐回来，唯一的主题就是他的命根子——文学。

多年以后，看到晓声的小说不断地涌现。下乡之初，一封家信就能引爆全宿舍知青的失声痛哭，长时间泡在这样的情境里，再加上从小经历的清苦家境，这一切把晓声全然淹没，那颗敏感的心自然无法平静。他几乎是本能的——从那片充满苦难和血性的生活大海中探出头来，文学就成了他顽强的呼吸。

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他的呼吸。如今，翻读他的《不装深刻》，感受到的，依然是晓声从“偏脸子”、从北大荒、从读大学开始的激烈而执着的呼吸，透着他的深情和悟道。正如封面印着他的一句话：“活到今天，我的一个清醒是，再也不装深刻了。”我以为，这确是一个作家的“清醒”，正如歌德所说：“生活就是上帝的作坊，任何艺术创作都无法超越生活本身。”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有源泉才能源远流长，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

众所周知，从改革开放伊始到世纪之交的那些年，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和影响，文学界出现了大量以“反思”为主题的作品，也被称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很多优秀作品，因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思想锋芒而广为传颂，甚至走到思想界的前头，



《人民文学》等文学类刊物发行达到上百万册。文学，对全社会突破僵化的思想樊篱、拓展改革开放之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面现实、发声先锐、启迪蒙昧，成为作家普遍的追求。

但事物的发展常常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作家特别执着于表达“先知先觉”“思想深刻”之后，文学的母体——即生活本身却被淡化了，作品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也被大大弱化了，它们好似成了某种“工具”，成了作者手中的“真理放大器”。它们被制作出来，只是为了传递作者的“深刻”。故而许多评论家给这类作品下了一个结论：“思想大于形象。”在文学界举办的某一次研讨会上，我曾说，我们拿出时间来读一部文学作品，要的是一种感动的情绪、一次审美的体验、一段难忘的经历。只要感动了读者，阅读就是艺术享受了！至于作品的思考是否深刻，那是更进一步的、更高的要求。

在我看来，梁晓声的作品一直保持着来自生活的底色，如同“人世间”的底层，如同“偏脸子”父老乡亲给予他的喜怒哀乐。在《不装深刻》中，他以笔记的方式，谈论了古今中外很多文学经典的阅读感受。让我惊讶的是，从文中可以看到，在青少年时代，他的读书清单与我的阅读范畴，大体是相同的。完全可以想见，在同一所中学就读的时候，在各自的家中，在北大荒的知青大宿舍里，在同一时间，我俩翻开的可能就是同一本书！

因为那个封闭匮乏的时代，只有这些书。我们甚至还要深深记住那个时代，证明文明不死、文化不死、文学不死，灵魂不死。不过，从书中能够看到，自晓声进入大学教书，他的阅读就是“拿来主义”了，出于终生爱好也出于职业需要，他把中国和欧洲各国的浩繁书坛几乎深耕了一遍。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地道的“享乐主义”——因为我一直认为，阅读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有书在手，知识多多，古今中外都在一

掌之中，就像猫有了九条命。故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书籍做灵魂的枕头，人的一生就是个闲逛。”

翻读《不装深刻》，几乎把我所有的阅读记忆都牵回来了。比如《浮士德》，宁可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也要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爱到疯狂而不能得的莎乐美，终于设法砍下所爱之人的头，从而留下一句名言：“现在，我终于可以吻你高贵的唇了。”这让我不禁想起曾倾倒整个罗马帝国的那位埃及妖后，有史家称：“如果她的鼻子长得短一点，欧洲的版图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总之，文学经典留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伊甸园，还有道义、选择、警训和梦想，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文学给予你的王国，你就是国王。

自然，史上还有浩如烟海的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普希金……还有中国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乃至曹雪芹、鲁迅、巴金、茅盾，等等。我们从小就受着这些巨星的照耀，引导着善美的追求，就像我们每次听《黄河大合唱》都热血沸腾、无比激动，我们的灵魂该是怎样的昂扬和明亮啊！

数字时代到来了，说到底，它就是计算时间成本的时代。时光一如既往，均速前进，我们在闪变的数码阵列中徘徊或飞驰。但是请别忘记，我们拥有一个风光旖旎的精神家园，那就是书籍。人类共同价值、民族自强精神，都在源远流长的文化经典中得以传续和弘扬。那就让我们重读经典吧！经典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总结，更是人类精神最崇高的呼吸。人生在世，从始至终如同走了一个环形道，而阅读就是你的生命半径，半径愈大，走得愈远。那么，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一切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壮丽风光，而经典就是敲门砖。年轻人尤其要记住的是，金钱每每刻都在更换自己的主人，只有知识越攒越多且不会丢失。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阿里巴巴山，阅读经典就是在寻找钥匙。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副主任)

■短评

向西看，接地气

——徐兆寿诗集《凉州心经》读后

□巴陇锋

徐兆寿诗集《凉州心经》精选近14年来的85首诗作，除《辛丑中秋月圆有感》为五言古体诗外，其余84首均为现代诗。整部诗集长短杂陈，依次按“永昌小传”“鸠摩罗什”“日常悟道”“祁连山下”“新凉州词”五辑编排。其中，“永昌小传”包含16首短章，是诗人对故乡的深情吟咏和回望，表达了诗作深沉的原乡情愫；“鸠摩罗什”含12首诗，致敬凉州相关的历史及重要风物，如金刚经、鸠摩罗什、乐傅、僧肇等，里面不乏《维摩诘经》这样的厚重巨制；“日常悟道”捕捉日常灵感，凡26首小诗，表现了诗人对习焉不察的庸常生活的敏锐洞察和独特理解；“祁连山下”25首，一如其题，是对生于斯养于斯歌哭于斯的大西北地标祁连山的礼赞和膜拜，举凡祁连山、天梯山、青海湖、弱水、大通河、胭脂山、日月山、贺兰山、居延海、巴丹吉林沙漠等西部山川河流，尽收诗人笔底立诗为证；“新凉州词”6首是今年新作，为全书漂亮的结响。这里，每首诗都分量十足，乃凉州文化的深度表达和诗意歌咏。《凉州词》深沉、犀利，把诗写进了历史纵深，引导读者与凉州历史神会，领略凉州之美；《祁连山歌》《斯文凉州》《易之变》等借由对文化的诗化表达，抒情主人公上下求索的形象立显。

向下看，向西看，接地气、重民间，是徐兆寿诗歌的显著标识。如果说，《凉州心经》是作者为故乡凉州精心构筑的一座纸上城堡的话，那这座城堡里有个后花园，叫作永昌。那里有山高、齐家湖、张英、白杨树等，更有读书人和二哥以及没法难改的乡音。诚然，这城堡外还应有片或丰美或荒凉的大牧场，那无疑是西部。《大西北》《黄昏》咏叹对西北故乡的执念，读来动容。在一日数吟中，诗人不憚一连三问“神在哪里？”《酒泉钟楼上》《路过恒沙寺》等，则是纸短旨长、物我两相忘的佳什。

隐喻、拟人、通感、警策、哲思等的精妙运用，铸就“心香一瓣”，使得诗感丰茂无匹。如《每年秋天，我们都要漫游于荒原》：“鸟鞘岭上有亘古的积雪/那是我热爱的天空的眼睛……无垠的戈壁荡着酒/坐在和太阳一样古老的时间里”。“此中有真意”的美妙诗句，让人“欲辨已忘言”。动词的准确运用，也使徐诗增色不少，如《清明》第二节“一双小脚风一样旋着”，“旋”字让仙逝有年的祖母分分钟活了过来；又如“勒住了汽车的缰绳”里的“勒住”，也非常有画面感。徐兆寿的诗多不拘泥于押韵，显得通脱、自由，读来像是心灵的礼物，让读者获得精神的丰盈和慰藉。

(作者系西安市碑林区作协副主席)

文学名刊 新作扫描

众声喧哗的当下，对“内世界”的探索既成为日益普遍的精神需求，也蕴含着回归文学本体的选择。那些在只言片语中未能穷尽的深度生命体验，经由新鲜出炉的文学期刊传播，被看见，被感知。

于文字中目睹她们的一生

本次刊物扫描所涉及的部分作品，反思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身心双重压抑，通过文字宣告爱与自由的追求。在这些迥然相异的女性身影中，“娜拉出走”的回响百年后依然绵延不绝。《花城》第5期“新女性写作专栏”收录了四个不同时代的女性故事，展现了她们跨时代的相似困境，追求自我、确证自我的内心选择。王海雪《光之影》细腻地表现了青春少女渴望自由，寻求个性却又向往同龄人群体归属感之复杂心理。东来《电的年代》描写了近百年来一位中国女青年的摸索与觉醒过程，康青苑以漫长的无声抗辩，反击社会陈规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桎梏，从“好女人”被还原为真正的人。辽京《白浪》解构了传统的浪漫爱情故事，从女性视角揭示婚姻的真相既非浪漫也非报恩，而是难以言喻的模糊状态。程靖波《灯花》则以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为原型，想象为残酷的历史现实增添一抹暖色。

女性作家们深耕于家庭、婚恋题材，从女性价值取向出发表达对传统性别秩序的反思。对家庭与情感关系的大量书写，一方面揭开了女性被忽视的生命隐痛，同时折射出女性主义命题的任重道远。袁甲平的《浮景》《新妇》(《青年作家》第8期)，两篇以潮汕文化为叙述基点，通过两位女主人公的选择与境况，展现了部分潮汕女性命运和归宿的缩影，反映了女性逃离地区文化传统束缚和父权压迫的艰难。格桑拉姆《在黑夜来临之前》(《青年作家》第9期)在农村妇女王珍的自叙中，回溯了她永远活在别人需求里、被漠视与被工具化的一生。王亦北《爱情神话》(《青年作家》第9期)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传奇为贯穿小说的潜文本，所谓“爱情神话”导向的却是现实中爱情的幻灭，取而代之的是代代循环不已的女性困局。赵静在散文《来处》(《青年作家》第9期)中，回忆童年时期不堪回首的黑暗往事：寄居在外公家，受尽家人与村民暴力对待的静儿一度患上失语症，成了一个哑巴。后来她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搏来命运的眷顾，逃离了山村，然而那些真实存在的伤痛却无法被抹除。顾晋《收场》(《作品》第10期)通过中年父亲李山寻找失踪的女儿李静展开，在出走的选择、与过去生活决裂的策略背后，是传统教育观、婚姻观下女性的命运。

对女性群体间情感联结的关注使得女性写作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困境的积极姿态。文清丽《我们的“流金岁月”》(《长江文艺》第10期)是一篇从女性视角展开的军旅题材小说，作者没有着眼于峥嵘岁月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特有的笔触落实到生活体验层面，于记忆中追索当年“新兵连”交织着喜怒哀乐的“流金岁月”。残雪在中篇小说《出生地》(《花城》第5期)中塑造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良镇，来到爱人故乡的樱在此经历了内在的打破重塑，穿过重重迷雾，面向新的人生和可能性。温文锦《风吹来的砂》(《花城》第5期)通过“我”的回忆，细数当年同寝室女孩们尘封的青涩往事，在扬着粉尘的雾中娓娓道来，细腻而动人。付秀莹《二十年后》(《花城》第5期)在归乡者的叙述中进行了两种生活秩序的对比，折射出两个女性的不同境遇和人到中年后的复杂心境。平凡生活的质朴友谊令所有琐碎与齟齬都融化在浩荡春风中，被涌起的日常浪潮卷走，涌向下一个春天。

都市空间中的精神症候

作家们关注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在生活轨迹中寻求答案。张惠雯《一段时光》(《广州文艺》第8期)从日常的租房经验入手，在平淡日常的语言中讲述“我”与新房客矛盾激化的过程，凸显了焦躁压抑的心理潜流，是现实困厄与精神困境的外在显现。胡玲《小丑》(《作品》第9期)通过描写心理医生“我”与患者的一次对话，以及下班后扮演小丑的过程，展现了后现代社会中充满矛盾意味的心理处境。林檎《替星的那一晚》(《青年作家》第9期)全篇笼罩着若即若离的冷漠氛围。邻居少女的失踪案件在警察心不在焉的调查中不了了之；女孩和替星几乎同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又先后消失，只留下“我”未完成的画作。如同伦纳德替星八万年才回归一次地球上空，人人都活在自己固定的生活轨道里，被异化成为行为与目的的集合，经历了短暂的交集后很快便彼此遗忘。

数字化时代，网络交流方式拓展了人的生命，也容易造成信息世界的迷失。王清海《爱上一个没有影子的人》(《青年作家》第9期)讲述了一个具有超现实色彩的网恋奔现故事，穿插交织着对爱情、婚姻、欲望、自由的看法。小说中“我”舍弃影子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却每每问自由自有的含义和我之本体。王哲殊《第三只眼》(《作品》第9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猜想，主人公量子宇宙拒绝安装能储存个性化内容的精灵内匣，反抗人工智能的控制而被关进精神监狱，这蕴含了对社会高度科技化的隐忧。

创伤经验的再观与疗愈，也构成了都市心理书写的重要面向。周如钢《赶风》(《花城》第5期)经由一个幻想长出翅膀的男人，讲述了现代社会中承受心灵创伤的男女相互抚慰、治愈的故事，将社会意义上的“孤独”还原为一种创伤体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靠等方式，为受伤的精神提供解药，熔铸了对美好的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向往。

难以修补的代际断裂

原生家庭作为个体之根源，是写作者长久以来不断剖析的对象。在家庭内部结构中，代际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牵扯着魅影重重的历史经验，以千丝万缕的矛盾性映射了跨世代交流的渴望及其破灭。张梦蝶《蓝色馈赠》(《广州文艺》第9期)关涉一场寻父之旅，“我”凭借着零星的消息只身来到遥远偏僻的南岛，寻找多年前出走的父亲。虽没有真正见到父亲，却通过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父与子的精神追击中，确立起完整的“自我”。宋尾《昨晚的萤火虫及其他》(《广州文艺》第8期)中，杰平父亲的慈爱与“我”的父亲形成强烈反差，深深刺痛了少年脆弱的心灵，致使“我”在回忆中对父亲进行“替换”，与核心意象“萤火虫”互为参照。

家庭结构的残缺导致成员在家庭中的“失位”，引发对创伤记忆与个体遭际的思考。顾晋《马留》(《作品》第10期)用主人公马留和猴子“马留”之间复杂的互文联系，编织出一个破碎家庭的悲剧。少年马留因一场车祸成了植物人，躺在病床上的6年里，他时常在梦境中与死去多年的姐姐相见。姐姐18岁那年因车祸重伤，在父亲放弃治疗的决定下离开人世。姐姐的笔记里，“马留”这一称呼原意是因被遗忘而退化成为猩猩的人。在父爱与母爱均缺失的家庭中，姐弟两人通过梦中的依偎消解原生家庭的伤痛。从前《二十年后》(《花城》第5期)通过父亲去世后同父异母兄妹的邮件往来，引出父亲与前妻的婚姻往事，离异家庭的父子关系困境也随之浮出水面。辛酉《背对着你》(《广州文艺》第9期)从中年人的视角诉说人生的无奈与酸楚，在父与子的双重身份里，“我”没法尽到责任与义务。对家庭内部结构的思考，对父子复杂关系的剖析，本质上是文学的方式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行研判，以小而微的切口，谈大而深的话题。

(本文为暨南大学明珠读书会的讨论成果，参与者为：刘志珍、曹蔚雯、林蓓珩、邱文博、邱雯意、张韵茵、方兆禾、郭雨欣。林蓓珩统稿，指导老师申霞艳。)

让「内世界」可视可感

《花城》《长江文艺》《广州文艺》《青年作家》《作品》

■新作快评 周宏翔《当燃》、《收获长篇小说2024春卷》

燃起人生的下半场

□张志强

作品以地道的重庆话讲述了程斐然、母亲“刘女士”，以及钟盼扬、方晓棠四位女性的世俗生活。她们都处于情感的炼狱、生活的泥潭中。她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希望人生的下半场，能够重新燃起来，自然而燃”，完成一次命运的升华。

四个女性看上去似乎都很独立，但却没有完全脱离世俗生活的酱缸，成为纯粹的“现代”女性。无论一个人如何声称自己与世俗格格不入，精神如何自由自在，肉体依然难以脱离文化与血缘的根性，成为“另一种人”。作家用密集的故事与情节展现出一个血肉丰满的女性世界，她们在创业之余拯救了自我，从一团乱麻的日常生活中梳理出了清晰的生命线，找到了抵达未来的路径。由不同回到相同，由不普通到普通再回到不普通，小说中的女人们正是按照这样的成长逻辑走着自己最精彩的人生道路。

高密度、高浓度的故事，作家娴熟运用的流畅叙事，透露出写作者敏感的捕捉能力。小说写的是一地鸡毛的日常，却表现出重若千斤的内质。复杂、多变的情节，悬念不断、起承转合的铺设呈现出鲜明的叙事锐度。作品以结实的故事元素、疏密有致的叙事手法、紧凑的结构，寻找到独特的重庆方言话语模式，营造一种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地方话的使用让平常的生活产生了新鲜感。这种陌生的差异感让读者好奇，阅读作品仿佛进入到一片异域风光。以至于，当我们读过这部散发着浓郁重庆火锅味的《当燃》之后，衣服、头脑中的那种麻辣、麻香的味道弥久不绝，时时飘散。

纯熟的重庆口语书写让这部小说的情感底色浓烈而灼热。一方面是重庆话中的那种不管不顾的泼辣和粗犷，另一方面，在热烈的词语中让人感受到尖锐的话语棱角不安分地矗立在都市的烟火中。锋利的话语方式触及要害，在纷繁的世相中呈现出一种凛冽之感，让我们长夜难眠。叙事中不仅是故事的铺陈与演绎，更有不经意间深思与领悟。

面对文本，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象躲在作品背后的可能是位成熟的写作者，但这是一种误判，作家周宏翔其实是“90后”，刚过而立之年，人生经验、创作技术都在逐步积累和慢慢成长的时期。但阅读《当燃》时，读者可以从密集的、紧凑的故事中读到一种老练持重的味道。我并不了解作家是不是生活在丰富而嘈杂的市井世界，但他能够从缠绕勾连的一团乱麻中，剪辑出清晰的故事本体，以相当成熟节奏感有条不紊地讲述重庆女人的故事，实属难能可贵。

(作者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教研室原主任)